

魂之歌

竹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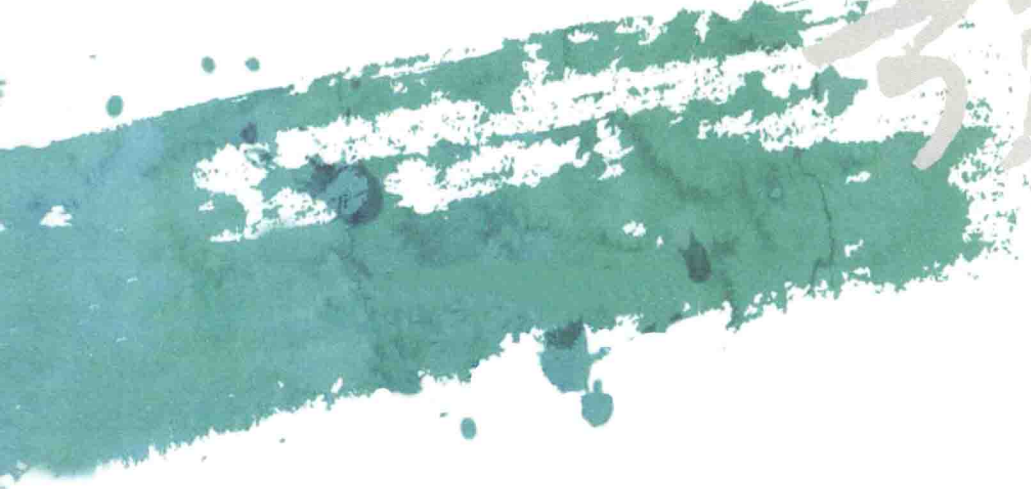


流亡知青以灵魂作歌 异族少女于密林起舞
《生活的路》作者再出力作 知青三部曲完美收官

魂之歌

竹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之歌/竹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879-8

I. ①魂… II. ①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7475 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53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20.75 插页 3

版 次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79-8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一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也许是难以理喻的荒诞,也许是穿越亿万年生命密码的残存,刘强在梦幻中看到的景象如此不可思议:大山像一群巨人,以隐秘的语言互相说话;星星在天空分娩,生下绚丽夺目的绿宝石;月光像屋顶,覆盖于一片峡谷之上;而狼,成群结队地在荒原里奔跑、撕咬,抓挠着彼此的皮毛,咀嚼着同类的血肉、骨头,眼珠像绿色的水晶球在地上滚动,那些血腥的嘴巴以机械的速度啃食着原野的绿草、鲜花、地壳上,一切厚厚的植被……他甚至还听见了它们狂妄残暴的呼叫:我们要把这颗蓝色的星球用牙齿咬遍,用血水洗遍,把它重新变成一块冰凉的石头,重新回复到宇宙黑暗的母腹,像盘古尚未开天辟地、混沌的星云有如上帝的眼泪般飘浮在无始无终的空濛间……

刘强从梦中醒来时,像孩子一样揉着自己肿胀的眼皮。亚热带丛林里的蚊子,在那儿吸过血又注射了毒汁。这时夕阳已经西沉,晚霞以其最后的狂热泼洒下来。山像受伤的巨人,高昂着血流如注的头颅,漠然地挺立着;而烟尘般的昏暗已在高山峡谷、起伏的林莽间飘浮,像一些富有灵性的不怀好意的小蛇,柔软地无声无息地游动着,要把白昼残留的亮光舔得一干二净!

刘强竭力想弄清楚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而这梦又是怎么回事?

这时他忽然听见一种奇异的聲音在耳边响起。这声音沉闷、抑郁,乍听像是鬼哭,细细辨别,又似深沉的悲哀,悠远中浸透着苍凉,仿佛来自天际,又仿佛出自他自己的心灵。他屏息敛气,想弄明白这声音究竟来自何方?忽然间,他又感觉到这声音恰如酵母一般,植入了他那因饥饿、衰弱而变得粉团般模糊的大脑,震动着他的灵魂,使他的神经如春天植物的枝叶一样舒展起来。

“咔嚓”一声脆响,他伸手折下头顶上方的一根小树枝。他拿着这截树枝,心中有些惶惑,忽然,下意识地,在裸露着沙土的地面上划了起来:

全怪上帝的神经质，
将生命之胚，
无意识地抛洒，
落在这荒凉贫瘠的经纬线上。

被莫名的风吹拂，
被污浊的水戏弄，
变成无辜的绿叶，
变成山野的狼群。

征战和撕咬是残酷的，
阴谷和密林中有性；
爱是狼的第一颗牙齿，
爱是母亲的目光和乳汁。

.....

他扔掉手里的树枝，突然哭了。透过泪水，他望着这些句子——它们不像是思想的产物，而是随着林莽的呼啸，随着那声音的震荡，被他鬼使神差地写下来的。他哭自己竟写下这样阴暗消极的句子。本来以他二十几岁的青春年华和善良天性，他的脸颊应该泛着健康的红晕，他的眼睛应该充满快乐的光辉；他那漂亮茂盛的头发甩动起来的时候，应该犹如初升的朝阳喷发出温暖的气流——也许它足以使冰河解冻，大地返青。但是现在，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疲惫的脸上伤痕累累。

渐渐地，他停止了啜泣。他对自己说，现在好了，身心已从被囚的牢笼里逃了出来，无尽的苦役结束了，再不必踩着晒得像稀泥般又软又烫的柏油路、背着橡胶树苗负重前行了，也不必连排泄时都蹲在那些锐利警惕的目光之下了。自由，多么好啊！这是生命自呱呱坠地起便从上帝手里获得的权利，而直到这时，在历尽千难万险，自己年轻的生命几度差点挨枪子之后，才贪婪地把它重又抓在了自己的手中。他仰八叉地躺在一棵大树下，大口呼吸着清新湿润、洋溢着青草气息和野花芬芳的空气——爱怎么呼吸就怎么呼吸，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甚至想

唱想跳也可以,想哭想喊也可以。可问题是:自从在缅甸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寨吃过一顿米饭到现在,已经记不清几天没有一粒米下肚了。他采半生不熟的野果和芭蕉果腹,用树棍子开路,越过了伊洛瓦底江的上游。现在,连那险峻而清澈的摩拱江也抛在脑后了。危险好像是没有了,然而口味却一下子难以适应。他只想吃一顿饭——一碗煮熟的、不管用什么样的粮食做成的饭,用咸菜或盐巴相佐就可以了。他怀着这样奢侈的热望又昏睡了过去。

做梦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

不知道做梦好啊,一切是真真的。在山的怀抱里,他看见了海。

海波浩淼,连着天际。连天的海波无边无际,可是,他偏偏看到了岸!他在海的这一边,妈妈在海的那一边。

在海的那一边,妈妈伸出双手在呼唤:“狮儿,狮儿——”

妈妈的声音清脆嘹亮,妈妈的身姿轻柔苗条,一切都跟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他马上就意识到,狮儿是他的名字。虽然这个名字现在已经不用了,但妈妈是知道的,因为她是妈妈呀!他马上回答:“妈妈,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

突然,他的心一惊:海,波涛汹涌的海,深不可测的海!妈妈在向他奔来。妈妈若是再向前一步,就会被大海的波涛席卷而去。他扬臂疾呼:“不要!妈妈不要过来——”

可妈妈还是义无反顾地在向他奔来。因为她是妈妈呀!

他放声痛哭。因为他知道妈妈要钻到大海的肚子里去了。他不会再有妈妈了,即使做梦也梦不到妈妈了。

可是妈妈忽然绕到了他的身后。妈妈的体温,妈妈的气息,点点红樱桃般的甜润和清香,都是他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的。无比的快乐袭击了他。他忽然发觉自己的眼睛被一双柔软的小手蒙住了。

“啸狮,啸狮,你猜猜我是谁!”不是妈妈——是皎皎!

听到皎皎的声音,他的心安定下来。他想到刚才不过是做了一个梦而已。不错,妈妈的确是在海峡的那一边,可隔着台湾海峡,怎么可能看到妈妈呢?事实上他从未看见过妈妈,当然也从未见过爸爸。从襁褓中开始,映入他脑际的形象就是外婆。外婆优雅而高贵。外婆靠一份政府的津贴,还有一份自己教孩子

弹钢琴的收入,把他喂得饱饱的,养得壮壮的,以后又让他出类拔萃。可惜,多病的外婆已经去了天国。他想外婆,可是却梦见了妈妈。他为此有点羞惭。他以为自己这种羞惭只有皎皎才能理解。因为皎皎是与他一块青梅竹马长大的邻居、华夏大学附中的同学,只是自己比她高了一个年级,现在已考入了华夏大学物理系。他拉过皎皎的手:“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你真傻,做梦的人怎么知道自己在做梦呢?”皎皎的话有点让他费解。

“你是说,我们现在都在梦里?”他好像是有点犹豫了,但马上就坚决地反驳起来,“不,不!你又不是我妈妈,你是真真实实的你啊!你,我们华夏大学附中的女高中生,我们绿影文学社的女才子,我们文学社的辅导老师江教授的得意门生……”

说到江教授,他不知何故顿了一下,好像这里有一道坎。的确,江教授不是他的老师,江教授是中文系的教授,而他是物理系的学生。可他爱文学超过了爱物理,所以参加了绿影文学社,投到了江教授的门下。他可是很崇拜江教授的哦,他跟江教授之间有什么坎呢?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就不去想它。他飞快地接着说:“你是江教授最得意的女弟子——皎皎白驹……”

往事借梦还魂。

那是摊开的一本书,似新绽的两瓣嫩叶——《绿影》文学丛刊。开卷的首篇,题名《父亲》,署名皎皎;文章以细腻的柔情渴求充满力度的父爱。第二篇,题名《母亲》,署名:啸狮,文章以粗犷的激情渴望温柔的母爱。

无独有偶,珠联璧合。

灵感似闪电。他一把抓住了皎皎的手:“皎皎,我想好了,我们俩合作,写一部小说。”

“小说?”皎皎摇头,“写什么?”

“写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写我们对理想的向往和追求!”

“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皎皎像是故意与他抬杠,提了个当时似乎人人都可以脱口而出、正面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是他们政治课上的基本知识。

“实现共产主义啊!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人人享有平等、

自由和财富的幸福的公平社会。”他回答得慷慨激昂，目光里却透出了迷茫。

“可我们目前的任务是抓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造‘走资派’的反……”皎皎继续与他抬杠。

“是的，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既然要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那么现在去研究什么聚变、裂变、激光等科技知识，只能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我抽时间认真读了一些马克思的原著。”说到这里，他把声音放低了许多，以一种无比信赖的推心置腹的目光面对着皎皎，“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更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既然如此，我们现在想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条件成熟了吗？办得到吗？毛主席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要将这些想法写进小说里去……”

皎皎听得差点叫了起来：“不行！这哪里是写小说，明明是写政治论文嘛！这种观点太危险了，讲出来是要遭批判、甚至要坐牢的！”

他伸出食指按住了皎皎惊讶的小嘴，自己从嘴里发出了嘘声：“听我说，正因为会冒险，我才将这些想法放进小说里表达。当然，写出来后还可能会遭围攻，因此我决定了，只我一个人署名，不把你扯进去。”

“难道我只是为了怕自己冒风险吗？”皎皎委屈得掉下了眼泪。

他心里一阵发热，伸手抹掉了皎皎眼角的泪珠；但由此，也更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冲动。他轻轻地哼出了《国际歌》中的两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皎皎又羞又怕，低头脸涨得通红：“小说能出版吗？小说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他马上又振奋起来：“小说的开头我已经想好了——急雨过后的黄昏，长风公园内落叶遍地。江教授伫立树下，目光在水湿的枝头上颤动。他从嘴里发出一声叹息：我就像这秋天的树叶，已经经不起这场大风雨了。他的学生刘在安慰他：‘教授，树上的黄叶未必马上会掉，你看这上面的几片枯叶还在翩翩起舞呢；可是这边地上，那青叶，倒是被人捋下落了一地。’教授的脸色没有和缓，嘴里还是在叹息：‘唉，香港中文大学系主任的位置已经等了我十几年了。要是有一天我能出

去,我一定带上你。我要把你送到英国去深造。我在英国剑桥大学也有朋友。’学生怦然心动,他觉得江教授的声音、江教授的神态里,有一种父亲般的关爱之情……”

“Stop!”皎皎大叫,“最好的小说应该是虚构的,而不是像你这样照搬生活!”

“我在照搬生活?”他又是一愣,但立刻又明白过来了。照搬生活好嘛,这说明我不是在做梦,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还在校园里。

是的,还在校园里。他甚至嗅到了大字报的油墨气味;不,是《绿影》的油墨香味。他分明看到了他那部名叫《理想》的小说的上半部,发表在《绿影》的最后一期上;可《绿影》忽然随着一阵狂风,像影子似的随风而去了;而他看见外婆在向他狂奔过来。外婆狂奔的样子简直不是一个古稀老人。外婆奔得这样急是要给他看手里的一沓纸片。那些纸片窄窄的、长长的。外婆说:“狮儿你看,这些都是每个月我到政府去领钱的证明!我领的钱就是你的生活费,政府给的。政府为什么要给你生活费?因为你妈妈不光是国民党少将的太太,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你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你不是反革命,你不是反革命狗崽子啊!”

忽然,外婆脚下一绊,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仆倒在地的外婆还大声喊叫:“狮儿,狮儿,快把证据收好啊……”

可是这也没有用,那些纸片飘飘扬扬,像一群蝴蝶,随风而去,他想抓也抓不住。他知道自己“以小说反党,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已无法摆脱,自己“反动学生和反革命狗崽子”的命运也永远无法改变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从昏睡中醒来,伸手在浓密的乱发上搔了几下,刚才的梦境仍在脑中清晰地显现,而思绪又不可救药地回到了那段连做梦也无法回避的苦难经历中去了。

“我们逃吧!”同自己一样是“狗崽子”的师兄潘松林向他耳语。

“逃?逃到哪里去?怎么逃?”臂上“造反派”的红袖章已经没有了,他心里一片迷茫。

“我姐姐在南方边境,她已经帮一个著名的音乐家逃出去了。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一起去找我姐姐,过几天我们就可以走。其实要越过边境,说难也不难,

哨兵巡逻是有时间的，只要避开就可以。”阿潘是老实人，考虑问题也很周到，“这事绝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他唯唯点头，但心里想的却是慈父般的江教授。江教授说他在香港、英国有很铁的关系。出去了举目无亲，这些关系也许会有用。

知道学兄不愿节外生枝，他干脆决定先斩后奏。他独自到了江教授家，将一切向他和盘托出。江教授说，先不忙给你写介绍信，你带我去见见你那位朋友，看可靠不可靠。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带了江教授直奔潘松林家。

这是一间简陋的老式工房，水泥地，木头桌椅，门窗关得紧紧，声音压得低低。江教授和松林小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就一起探讨出逃的路线。看来教授对出逃的热情绝不亚于两个年轻人。

阿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从容不迫地讲了出逃的五个方案，直听得教授频频点头，最后，礼貌告辞。

按惯例他要送江教授回家，可江教授谢绝了他。江教授独自回去了。兴奋的他又返回潘松林家。因为阿潘和江教授谈得投机，他心中的石头落地了。他买了一大堆阿潘爱吃的生煎馒头，想和他好好饱餐一顿。可门一开，阿潘的脸上阴云密布：“你闯祸了！你的这位教授一定会出卖我们的！”

“不可能！”他想也没想，断然否定。

“他江教授有老婆吗？有孩子吗？他们夫妻感情如何？他为什么不说带妻儿一起走？”阿潘的一连串问题让他哑口无言，可他还是摇头，还是不相信朋友的分析。

“那好，我再问你，为什么你不问我出逃的路线，而他要问？”

“他……他年纪大了，必然要比我考虑得周到嘛。”有些迟疑，可还是不以为然。他捧出生煎馒头，叫阿潘吃，被阿潘一把推开：“我是一口也吃不下了。现在的形势是，你，无论如何也逃不脱了，就看你能不能救我。”

望着朋友严峻的神色，他顿时不知所措地吓傻了。

“上帝啊——事已至此，我不怨你，你也别怨我了。”阿潘仰天长叹了一声，“不幸中的万幸是，今天我的妻儿都不在家。我本来想带他们一起走的，可现在也顾不上了。我马上就走，离开上海……”

阿潘拉开抽屉，胡乱抓了一把钱，就往口袋里塞，真像是什么都顾不上了的样子。

他急了：“那五条路线你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如果真的被告发，人家很快就追上你了。”

“我的大傻瓜，那五条路线都是假的。”阿潘指指自己的脑袋，“真的路线，在这儿！”

原来如此！他张口结舌，觉得自己是在做梦，迷迷糊糊的梦，将信将疑的梦，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问了。阿潘伸手把他买的一堆生煎馒头拿过去塞进了瘪瘪的挎包里，好像要带着路上吃的样子：“明天你的教授要是问起我，你就说到高邮去接老婆孩子了。你这么说，就是救我了。”

这是朋友留给他的最后的话。

他还是将信将疑，恍若梦中。

怎么可能呢？江教授，学养深厚的江教授，风度翩翩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江教授，他的道德文章令学生人人叹服。他怎么会出卖自己的学生，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

第二天早晨，他开门出来，却迎面就见到了江教授。他不由得心里一惊，因为从来都是他去找江教授，没有江教授上门来找他的。

江教授说：“你那位朋友在家吗？走，马上再去一趟，我觉得有必要把路线再探讨一下。”

“昨天已经探讨了五条路线，今天怎么还要探讨？”他有点忐忑不安了。

江教授并不在意他的为难之色，还一个劲地催他快走。他别无选择，只好说：“我的朋友到高邮去接他的老婆孩子了。”

“高邮？真的还是假的？”江教授的眉头皱了起来。

“怎么会有假？”他的心里很乱。他觉得江教授不该这么问。

“那好，你的朋友要是回来了，请立即告诉我。”江教授的目光一闪，很快就从与自己学生的对视中闪开了。

也就是在这一闪之间，他捕捉到了那目光中的游移和闪烁。

这种眼神让他害怕起来，但他的心还在抗争：“不，不，江教授不是这样的人！一切纯属自己多心。”

接下来的日子就有些奇怪，无论他干什么，哪怕是在校门口的摊上买根油条，也觉得背后有几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猛一扭头，便会看到一两个鬼鬼祟祟的

身影。也许,说鬼鬼祟祟并不准确,大路朝天,你走的路,别人也可以走,况且别人还跟你间隔一段距离呢。他心里恼火,却说不出所以然来。

这样过了几天,一日,班级里政治学习,刚坐下,班长走到他跟前:“你出去一下,你的朋友在外面等你。”

他走出去时,心里没有一丝预感。他想哪个朋友在等我呢?是不是“去高邮”的朋友回来了?

来到门口,不见“朋友”,但见两个陌生人,掏出一副手铐将他铐了起来——他被捕了。

关进牢里,当然要审讯;审讯的重点,当然是阿潘潜逃的路线。这他知道——路线有五条,全说了。可没用,这些人家早知道了。人家还要他说,可他真的不知道还有其他路线,这样就“态度不好”了。先是几天几宿轮番审讯,不让睡觉,接着就是受皮肉之苦。可精神折磨也好,肉体折磨也罢,他真的不知道,也就真的说不出来。其实在万难忍受的时候,他是真想知道,真想说出来的。尽管他知道说出来了还是一样不会放过他,但是只要眼前能过关,哪顾得了别的呢……可他实在不知道呀,他们也实在榨不出来,因为阿潘没告诉他。阿潘高明啊!

阿潘的高明成全了他。九死一生历经磨难,他终于“过关”了。1967年4月,他以撰写“反动小说”和“企图叛国罪”被判刑十三年;在监狱里关了两年以后,被遣送至云南边境腾冲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六年以后,在亚热带的莽莽丛林里,一场突发的地震成全了他。当时他正请求上厕所——劳改犯的厕所在一个高坡上,坡上有一个高高的岗亭,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持枪的狱警近距离警戒着。地震让那站岗的狱警慌忙离开岗亭,跑到坡下去了,而其他管教干部也乱成了一团。他乘机逃进了山坡后的一片橡胶林里,渴望出逃的美梦便变成了现实。

那天,在地动山摇中,他在丛林里狂奔。地震带给他的,不是恐惧,而是狂喜。因为老天赐给了他机会。以前,犯人们在一起的时候,私下里议论过,从这片劳改农场的橡胶林往西,大约三十来公里,有一条河叫大盈江,过了江,便是中缅边境的一个叫“黑泥塘”的山口。因此,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向西,向西!没命地跑了一阵之后,他发现了一条逶迤的林间小路,就在起伏的绿色山峦间朝西插去。他思忖,这应该就是通向山口的路。但他不敢在路上跑,只是在路边的丛

林里拨开枝叶前进。不久，天黑了下来，他见周围阒寂无人，就干脆趁着夜色在山路上急奔。到天蒙蒙亮时，鞋底已经磨穿，肚子也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刚想躲进丛林里休息一下，却听到了哗哗的水声。他往前一看，一条湍急但不宽的河流就在眼前。河上有竹桥连接小路，而竹桥上已有行人了。

看着身穿黑衣黑裤的山民肩背背篓从竹桥上过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上还穿着汗湿的囚衣。于是，他迅速地闪进丛林，沿江离开了竹桥。走了一段，太阳渐渐升高，5月的亚热带丛林，天气燥热起来。于是，他干脆将身上印有白色阿拉伯字编号的红色背心脱了下来。他要将这件象征苦难和牢狱、禁锢他身心自由的东西彻底埋葬掉。他想，眼前这条河流应该就是大盈江了，如果能越过这条江到达江那边的山口，从此便能获得自由了！他的神经一下子兴奋起来，忘了极度的饥渴和疲劳。他找来一根树棍子，在一处较松软的地上挖了个洞，然后迅速地将囚衣揉成一团——突然，他发现囚衣口袋里有一件硬硬的东西。刘强立刻明白，那是一本64开的用毛主席语录红塑料封皮包着的书。这本书的意义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于是他将它取了出来。

埋葬了囚衣，刚松了一口气，他忽然听见前面的江中传来少女们的嬉笑声。从丛林的间隙里望去，他看见有几个戴银耳环、银项圈，上身穿白布短衫、下身穿红条子筒裙的姑娘，正撑着一只用芭蕉梗扎成的水排顺流而下。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过江的好机会，就马上摘了一张大芭蕉叶，将那本书包好，插在裤腰间，然后光着膀子快步奔到江边，挥手喊：“喂，喂，请停一下，渡我过去好吗？”他知道这一带的山地民族是景颇族，与国境对面缅甸的克钦族是同一种族。但他不懂他们的语言，只好用汉语喊话，并做着手势。

芭蕉排上的景颇姑娘们先是一愣，接着便嘻嘻哈哈地一齐笑了起来。其中一个竟用汉语回答他：“喂，汉人小伙子，水不深，有本事就来追我们。追到了就摆你过去！”

他哪有心思与她们玩笑。但既然是“水不深”，他就真的闯下水，向芭蕉排追去。然而，也许是心急又不适应水下高低不平的石头，也许是饥饿疲劳体力已严重透支，没追几步，他就一个踉跄，跌倒在水中，很快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芭蕉排上的姑娘们见状，马上哇哇喊着，一个个跳下水去，全不顾湿了漂亮的筒裙，竟很快将他抓住，拖上了她们的芭蕉排。

他已筋疲力尽。任凭姑娘们对他又喊又摇，他干脆闭眼躺在排上不动了——实际上他也真的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姑娘们很快将排靠了岸，又拖又拉地将他弄进了一座竹楼里。竹楼里的一位景颇老人好像懂医道，上来翻翻他的眼皮，按按他的肚子，又搭了一下他手上的脉搏，便让其中一个会说汉话的姑娘端来一碗糖水，让他喝下。他这才睁开眼睛，恢复了神志。

那老人在按刘强的肚子时，发现了他腰间的那本用芭蕉叶包着的书，就随手放在了一边。那会说汉话的姑娘见他醒了，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便顺手将那书拿起来，顾自嘀咕道：“唉，又是一个想到对面去‘革命’的傻瓜！”

这时老人也摇头叹气地说了一些话。他有点心虚，怕他们会告发他，忙拉住姑娘问老人在说些什么。姑娘道：“我爷爷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傻，要离开自己的亲人到那边去送死？”

他还未回答，只见那姑娘翻着那“语录”，忽然吃惊地“啊”了一声，接着便拉着爷爷到旁边用景颇语说话去了。不一会儿，老人就和姑娘笑咪咪地一同走过来，问他身上带着这书干什么？是不是基督信徒？——原来，那本用语录封皮包着的书，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圣经》中文译本。

关于这本奇怪的《圣经》，他有千言万语在心头，但他觉得此刻无法向他们讲清楚；不过，从对方友好兴奋的神态上判断，他们可能是信基督教的，或者至少是了解基督教或对基督教友好的。因此，他便顺水推舟地点了点头。

从此开始，一切便变得顺利了。

原来，这一带的景颇人，从20世纪初便开始信基督教了。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在教会的带领下，配合英军和美国将军史迪威带领的中国远征军，联合缅甸的克钦族教友，与日军展开过浴血战斗。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这里的教会才不公开活动，但是在私下里，人们还是笃信上帝的。因此，他们把一切信奉上帝的人都视作自己的兄弟姐妹。

他们将他当作了自己的教友，给他穿上了民族服装，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他很快就恢复了体力。当然，他也不能如实将自己的遭遇和处境告诉他们，只能将错就错地默认了他们认为的傻瓜行为，并且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刘啸狮，随口给自己编了个名字——刘强。从此，“刘啸狮”这个名字便从地球上消失了，而一个叫刘强的青年人，则在东南亚的丛林里开始了他新的人生。

善良的景颇人让刘强装扮成自己民族的一员，夹在去对面赶集探亲的队伍里，顺利地过了山口，并且还一直将他送到了密支那。

刘强在密支那发现，那里也有不少从大陆过来的人，心里还是觉得不安全，就又买了一张缅甸地图研究了一下，决定避开城市，到西部的山地民族区去待一段时间再说，同时也可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民族风情和社会状况，为自己下一步的人生寻找方向。于是，他就用景颇人临别时给他的少量缅币，买了一张从密支那往西经摩拱到加迈的汽车票。在加迈下了车，再往西就没有汽车路了，但刘强没有停住脚步。就这样，他终于迷失在了大山腹地的丛林里……

刘强从回忆中醒来，他惊讶地发现，这些痛苦的回忆倒使刚才还因饥饿而抽搐的胃变得安静了些。回到现实中的他，又用自己敏锐的神经，观察和搜索起周围的环境来了。这时，刚才昏睡时听到过的那种似乎来自冥冥之中的神秘的声音，又在不知道是什么方向上隐隐传来。

他站起来，循声往前走。天已经快黑了，荒僻得杳无人迹的丛林小径，四周耸立着高低回环的山峰。阴影压迫下来，风传递着林莽的呼啸，那神秘的声音仍在时断时续。断开之时那悠悠的余音，似有魂牵梦绕般的魅力吸引着他去追寻；蓦然轰响之时，又有着惊心动魄的力量，一下一下撞击他的心胸，使他欲罢不能。

这声音令他的心中猛地一震——这难道就是梅神父说的上帝的声音？！上帝赐予人类的无微不至的福音？！

梅神父是他全部监狱生活中的唯一留恋。他本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小受的教育和学到的课本知识都告诉他，世界是纯物质的，世上没有上帝，没有神。对此，他深信不疑。可是此时此刻，他又分明看到了梅神父飘然的白发和明净的前额，看到了梅神父深沉的目光和悲天悯人的表情。他左转右拐，用双手拨开阻挡脚步、牵扯衣服的荆棘，全副身心地向着那个声音而去，仿佛那是对他疲惫身躯的抚慰，对他备受创伤的苦难灵魂的祝福。

偶尔抬起头来，从林隙间，他看到头顶上正盘旋着一群苍鹰。它们在越来越灰暗的天幕下穿越高山、丛林，急急地向着一个方向飞翔；羽翼掠过树梢和陡峭的石壁，没有一丝犹豫，仿佛也在响应着那神秘声音的感召。

鹰去的地方可能有食物。他心里一喜，更坚定地确认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二 原始部落的骷髅之舞

当刘强气喘吁吁、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上一座山坡时，不由得吃了一惊。那山坡比想像中的大了好几倍，而且平坦得好像城市里的一座广场，同时火光通明，一支支火把连成了一片，宛如繁华都市里的灯光，把黄昏的夜空映得亮如白昼！

然而，那是怎样的“灯光”啊？电灯光不过是精致的、静止的、不动声色地渲染人类文明的一种装饰而已；火却是奔放的、跃动的，竭尽灿烂地燃烧着人类原始的欲望。每一束火都是生命。它们呼啦啦移动着，排成了大大的“人”字；又呼啦啦扭动着，舞成了一个空空的圆圈；忽而散开像黑夜里的花束怒放在山坡上，忽而又聚拢如天空的太阳朗照大地……所有这些擎着火把的人都身着黑衣黑裤，无论男女老少，黑发黑眼睛配着黝黑粗糙的皮肤，像是黑夜里的幽灵；他们都高举着光明温暖的火把，似乎在狂欢庆祝……

刘强还注意到，那变化的舞姿都是由鼓声决定的。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一棵大榕树下，置着一面巨大的蟒蛇皮鼓。敲鼓的汉子光着膀子，裸露出生铁般黑色发亮的肌肉，散乱的头发披在脸上，看不出那上面的表情。只见他青筋暴绽的一双手臂，眼花缭乱地起落着晃动着，敲打出时而激越时而舒缓、时而狂放时而柔和、时而豪情万丈时而又仿佛茫然无助的鼓点来。刘强思忖，刚才听见的声音也许就是这鼓声了，心里不由得暗暗庆幸，不管怎么着，这些敲鼓的跳舞的都是“人”！不管他们是怎样原始的部落，或者信奉怎样神秘的宗教，今夜，待他们的狂欢（也许是某种祭祀仪式）一结束，就会回到附近的村寨，而他也能走到一座有火塘的屋子里，讨到一口用火烧煮出来的熟食了。

但是他错了！这火的盛会方兴未艾，虽然他没有表，也知道时间如夜的露滴汇成的溪流，正一小时一小时地流淌过去。但无论打鼓的还是举火把的，没有一个露出半点倦怠之意来。相反，鼓越敲越激烈，音色也越发变幻无穷；而舞更是

越跳越疯狂——确切地说，那不叫舞蹈，没有任何肢体艺术，谈不上美，也不见那些在许多古老悠久的民族舞蹈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大地的崇拜和对飞禽走兽的模仿。然而，他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癫狂，令他为之迷醉。这癫狂似乎已把那些粗陋的未经精雕细刻却又强壮有力的形骸席卷而去，唯剩下某种从他们躯体里发出来的能量，如高山之魂一样喷薄而出。

他看得呆了。他从未体会过这样的癫狂，一时竟忘了饥饿和疲乏，无比亢奋地看着他们蹦跳、跺脚，嘴里“呦呦”地叫着；看着他们扬起双臂，高昂着头颅，那神态似乎是绝望又是希冀，是执着又是迷茫；生命之流像一股黑色的风暴，排山倒海地涌动着，每一个灵魂都欲挣脱脚下的引力而向上飞升。他们好像要摒弃自己的躯体，拥抱天宇，与星星争锋！

与星星争锋？刘强为这个念头震动。适才荒诞的梦境若隐若现地来到心中，像是不祥的预兆和启示。他仰起头，决意把这些念头驱逐出去。头顶上的天空，好像很低，星星如飞翔在水池里的萤火虫，伸手可触。然而，这些看上去密密挤挤的光点，彼此间阻隔怎样遥远而浩茫的时空啊！

而就在眼前，绵绵的时间长河将他冲刷到此，不知道命运之神又会将他如何安排？

六年的监禁生活，也许可以使一个现代人在文明中泡软的性格坚强起来，但在这些土著的部族人面前，再顽强的性格依然是软弱可笑的。他们谁也不注意他，即使跳着叫着到了他跟前，也不朝他望一眼。好像他跟山谷里吹来的一阵风，山崖上长出一棵草没什么两样。一切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空气澄澈透明，黑夜深邃无边；被岁月折叠而成的重重群山，在缄默的星空下寂然站立；银白色的上弦月含着天神般的微笑，一扫俗界的尘埃。那么多黑色的生灵在山顶上跳跃，忘我的目光深奥莫测。

这些目光里似乎充满着一种可怖的欲望。刘强突然感到一阵紧张。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这念头毫无根据，却又来得这样迅捷和猛烈，好像潜伏在人类生命密码里的兽类的警觉一样，被荒野的风在瞬间吹醒了。

于是他悄悄转动眼珠，四下里打量。这时他看见在离自己左侧不远的一丛黑心树间，如墨的阴影里似有白花花的东西在闪动；再定睛细望，那白花花的東西是磨得雪亮的砍刀。那些手持砍刀的汉子，正虎视眈眈地朝他这边瞪着。他